



# 人民的合唱 上海的交响

◆ 朱光



“从心灵出发,必将到达彼此心灵深处”——这是贝多芬对于合唱艺术的精准表达。第38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闭幕展演《海上之声,人民之城》合唱音乐会,今天上午在上海城市草坪音乐广场举行。此前,500张入场券通过“文化云”平台免费发放,2分钟内被市民一抢而空。人民对合唱的热情历来高涨不衰,体现的不仅是对音乐艺术的追求,也是对美好生活的抒怀,更是对上海城市交响的最有力助推。

唱歌跳舞,是人类表达情感的本能,伴随劳动而产生。非遗项目田山歌、劳动号子等,就是人们在田间劳作、码头扛包之际,为了统一集体动作的节奏、振奋劳作精神而产生的情感共鸣与抒发。部队操练、学校军训时的拉练,也会以雄赳赳、气昂昂的歌声陪伴。早在《吕氏春秋》乃至10000年前的贺兰山岩画中,就有集体歌舞的表述和画面——当然,当时还是集体齐唱。

上海,是中国最早自发开展合唱的城市。1914年李叔同创作的学堂乐歌《春游》,是一首四声部合唱,标志着我国合唱艺术进入多声部时

期。即便中国最早的专业合唱团,成立于国立音乐专(如今上海音乐学院,也是“上海之春”主要举办方之一),但是业余合唱团早就自发形成。时至今日,上海每一个街道、社区,几乎都有合唱团。在大中小学中,合唱团活动也开展得相当普遍。上海的童声合唱水准,在全国数一数二。闵行区合唱团数量和质量相对更高,以至于上海市民文化节合唱大赛承办方,通常都是闵行。可以说,这一群众基础最广泛、参与群体最多样的艺术形式,在上海开展得如火如荼。

在上海发起的街头合唱,是最初的合唱样式,也是半部民众参与抗日救亡的“艺术史”。抗战时期,刘良模、司徒汉等爱国指挥家,就在街头指挥大学生合唱团演唱救亡歌曲。街头合唱团,就是上海最早兴起的合唱团,唤起热血青年走上抗日道路。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当年就时常在街头唱响。1938年上海民众在街头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完整版影像资料,去年刚在国歌展示馆发布。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的业余合唱活动,如街道、工厂、部队等群众性歌咏更是得到蓬勃发

展。群众歌曲作品众多,《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等都是脍炙人口的曲目。其中,《黄河大合唱》时至今日,依然是体现全民合唱水准的首选曲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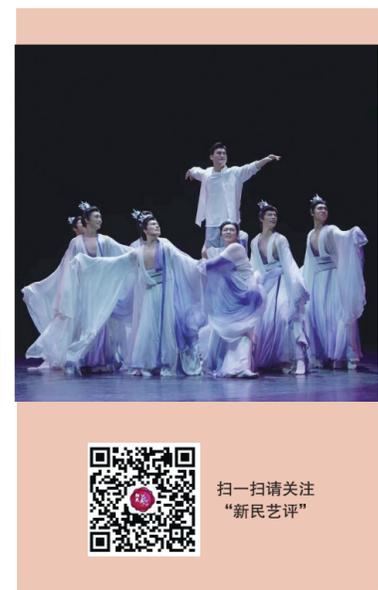
本届“上海之春”首次纳入多个合唱音乐会和合唱队,不仅闭幕式是一台户外合唱音乐会,昨天还在今潮8弄举办了“春之声”合唱专场——虹口军之声合唱团、闵行童声合唱团和五夜骑士人声乐团,分别代表了来自各行各业、各具水准的艺术团队。顺应当下年轻人的潮流生活,源自意大利的阿卡贝拉(意大利语:Acappella音译)亦即无伴奏人声合唱,就连乐器伴奏都没有,纯粹以人声展现节奏与伴奏,依然能形成器乐一般的效果“交响”,其优雅的歌赋可见一斑。此外,已经获得赞誉的彩虹室内合唱团也首次加入“上海之春”的队伍——他们的演出一票难求是常态。

合唱,也是上海乐迷心声的外在表达。在歌剧中,合唱队是必要的组成。上海歌剧粉丝已有数万人,其中不乏自己也能以男高音、女高音或者合唱队员的方式登台亮相的。能唱歌剧选段,是

合唱队中的佼佼者。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旗下的上海大剧院、上海歌剧院,分别从剧场和院团出发,培养歌剧迷——不仅有听众,还有歌者。他们在推出“交响合唱演出季”的同时,还邀请具有合唱水平的歌剧迷,登上上海大剧院的舞台,在歌剧《漂泊的荷兰人》等名剧中加入合唱队。其中还有几位不仅是广场舞领队,还能唱女高音,60岁出头依然身材窈窕的上海女性;也有在意大利等欧洲外企工作,闲暇之际自费去意大利罗马露天圆形剧场听歌剧《图兰朵》的男中音……

合唱,更是没有隔阂的国际通行的艺术语汇。跨越种族、跨越语言、跨越文化的特殊魅力,能让全球各地各族人民融入音符——这共同的语汇之中。电影《放牛班的春天》展现的就是一个“学习成绩落后”的“放牛班”,通过合唱改头换面的故事。时至今日,以这部电影音乐为主题的音乐会,依然广受欢迎。当然,合唱也可展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品格。《毕业歌》《长征组歌》《团结就是力量》《复兴之路》等优秀合唱歌曲,折射的就是中国不同时期的精神面貌以及人民的向往之。

从数据上来看,我国已经跻身合唱大国行列。上海大歌剧院的硬件建设已经眉目清晰,但其软实力发展,依然需要我们合唱人群在公共文化活动中发挥更多作用。



## 交响乐与文学的团体共生

◆ 茅亦铭

当交响乐遇见文学故事,一次音乐与文学跨界“联姻”的梦幻之旅就此展开。这场梦幻之旅的“领航员”由著名指挥家张艺担任,携手上海爱乐乐团和小提琴演奏家黄滨,共同为申城的乐迷们和文学爱好者们开启一场交响乐与文学的盛宴。

说到文学作品与古典音乐的结合,想必很多人都会陌生,大文豪莎士比亚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英国戏剧家,他的诸多作品就是古典音乐作品的灵感。记得是在2016年的岁末,正值莎翁逝世400周年,来自莎翁故乡、被誉为“英国三大古乐团”之一的英国合奏团访华演出,为中国观众上演了一套汇集了莎翁情怀的音乐会作品,至今令人回味。

与当年那场音乐会不同的是,日前的这场“共生之旅”则是中西合璧,同时也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与世界文学史的一场时空对话,更是西方交响乐融入中国文学作品的一次尝试。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以小提琴协奏曲形式首登交响乐舞台,由俄罗斯当代作曲家阿尔弗雷德·哈里耶维奇·施尼特凯创作的《仲夏夜之梦》和《果戈里组曲》迎来了其中国首演。

上半场的两部作品均为中国作品,都与中国著名作曲家黄安伦密切相关。黄安伦7岁已完成其第一册钢琴曲集。中国近代音乐大师马思聪评论他“有很丰富的想象力”。他的作品几乎涵盖严肃音乐的全部领域,包括歌剧、芭蕾舞、电影、合唱、声乐、室内乐、器乐独奏、百老汇音乐剧及20余部交响音乐,堪称作品最多的中国作曲家之一。当晚乐团首先演奏的是他非常出彩的《塞北舞曲》,该作品曾上演于2003年维也纳中国新春音乐会。该作品节奏感极强,黄安伦巧妙地运用了“塞北民间吹打乐”这一鲜活素材,气氛活跃,旋律优美,张弛有度地将塞北人民豪爽热情的个性展现在人们面前。尽管这是一部充满中国民族元素的舞曲,但乐团的各个声部在演奏中相得益彰,增添了作品的广阔性,令其自然地实现了中西交融。

中国名著《红楼梦》于1987年改编成电视剧搬上荧屏,引起轰动并成为难以逾越的经典。作曲家王立平为之谱写的系列音乐作品,如《枉凝眉》《红豆曲》《葬花吟》,至今仍令人称道。文学与音乐的相互加持

与提升,《红楼梦》不仅诞生了电视剧的交响乐配乐版,延伸出了供音乐会上演奏的版本,再到后来华裔大提琴家李垂谊与香港音乐家黄宇扬联手,将王立平原作的6首曲子改编成的《红楼梦大提琴协奏曲》,每一次的嬗变都充满惊喜。此次音乐会上演出的版本是黄安伦作曲的小提琴协奏曲,担任小提琴独奏的是曾荣获意大利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金奖的著名小提琴家黄滨。小提琴协奏曲版的《红楼梦》为黄滨量身定做,黄滨的运弓流畅连贯,揉弦微妙到位,不仅完美配合了“剧情”的发展,更是把原作中的文字,真实生动地用音乐呈现了出来。小提琴协奏版的风格细腻、自然又宁静明朗,与张艺执棒下的乐团共同诠释出音乐与文学的共融性、互动性,迸发出艺术性、思想性、共情性。

下半场的两部作品均为中国首演,由俄罗斯当代作曲家阿尔弗雷德·哈里耶维奇·施尼特凯创作,他与索尼索夫、古拜杜丽娜并列“俄罗斯当代三杰”,被俄罗斯媒体称为“20世纪最后的天才”。他的“复风格”俨然已成为解读他作品的一大关键词,或者说施尼特凯即代表着“复风格”。《仲夏夜之梦》原为莎士比亚创作的一部富有浪漫色彩的喜剧,讲述了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门德尔松曾经创作过《仲夏夜之梦》。如果带着这样的代入感去聆听施尼特凯创作的《(非)仲夏夜之梦》的话,那么一定会惊讶不已,如此大的听觉反差,或者说音乐上的处理是那么截然不同。

在乐团演奏中,随着羽管键琴的加入,更多巴洛克元素依稀明朗,将莫扎特的早期风格融合在了整部作品之中。似《仲夏夜之梦》,却又非《仲夏夜之梦》,这也许就是本作品最贴切的表达吧。

果戈里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的创作与普希金的创作相配合,奠定了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施尼特凯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的《果戈里组曲》则将《死魂灵》《肖像》《外套》《钦差大臣》等多部俄罗斯文学作品浓缩其中,随着现场乐队演奏的逐渐深入,部分音乐主题元素若隐若现,是熟悉的“乐圣”贝多芬?还是“神童”莫扎特?还是舒伯特创作的音乐?熟悉的旋律慢慢浮现又淡出,迷离与彷徨,幻想与现实,引领着现场观众拨开迷雾一听究竟。音乐与文学融为一体,而交响乐独具匠心的魅力也获得升华。文学为交响乐打开叙述的大门,交响乐为文学打开了引人共鸣的窗口,她们团体共生、相得益彰。

提升,《红楼梦》不仅诞生了电视剧的交响乐配乐版,延伸出了供音乐会上演奏的版本,再到后来华裔大提琴家李垂谊与香港音乐家黄宇扬联手,将王立平原作的6首曲子改编成的《红楼梦大提琴协奏曲》,每一次的嬗变都充满惊喜。此次音乐会上演出的版本是黄安伦作曲的小提琴协奏曲,担任小提琴独奏的是曾荣获意大利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金奖的著名小提琴家黄滨。小提琴协奏曲版的《红楼梦》为黄滨量身定做,黄滨的运弓流畅连贯,揉弦微妙到位,不仅完美配合了“剧情”的发展,更是把原作中的文字,真实生动地用音乐呈现了出来。小提琴协奏版的风格细腻、自然又宁静明朗,与张艺执棒下的乐团共同诠释出音乐与文学的共融性、互动性,迸发出艺术性、思想性、共情性。

下半场的两部作品均为中国首演,由俄罗斯当代作曲家阿尔弗雷德·哈里耶维奇·施尼特凯创作,他与索尼索夫、古拜杜丽娜并列“俄罗斯当代三杰”,被俄罗斯媒体称为“20世纪最后的天才”。他的“复风格”俨然已成为解读他作品的一大关键词,或者说施尼特凯即代表着“复风格”。《仲夏夜之梦》原为莎士比亚创作的一部富有浪漫色彩的喜剧,讲述了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门德尔松曾经创作过《仲夏夜之梦》。如果带着这样的代入感去聆听施尼特凯创作的《(非)仲夏夜之梦》的话,那么一定会惊讶不已,如此大的听觉反差,或者说音乐上的处理是那么截然不同。

在乐团演奏中,随着羽管键琴的加入,更多巴洛克元素依稀明朗,将莫扎特的早期风格融合在了整部作品之中。似《仲夏夜之梦》,却又非《仲夏夜之梦》,这也许就是本作品最贴切的表达吧。

果戈里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的创作与普希金的创作相配合,奠定了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施尼特凯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的《果戈里组曲》则将《死魂灵》《肖像》《外套》《钦差大臣》等多部俄罗斯文学作品浓缩其中,随着现场乐队演奏的逐渐深入,部分音乐主题元素若隐若现,是熟悉的“乐圣”贝多芬?还是“神童”莫扎特?还是舒伯特创作的音乐?熟悉的旋律慢慢浮现又淡出,迷离与彷徨,幻想与现实,引领着现场观众拨开迷雾一听究竟。音乐与文学融为一体,而交响乐独具匠心的魅力也获得升华。文学为交响乐打开叙述的大门,交响乐为文学打开了引人共鸣的窗口,她们团体共生、相得益彰。

## 朱鹮归来

◆ 朱锦华



以鸟形人舞者,芭蕾舞剧《天鹅湖》和民族舞蹈《雀之灵》堪称经典之作。上海歌舞团创作的舞剧《朱鹮》亦以朱鹮鸟为主角,模仿朱鹮“涉”“栖”“翔”等方面的“拟态舞”惟妙惟肖。剧中的“群鹮舞”登陆2021年央视春晚,惊艳四座,观众深刻感受到朱鹮之美,继而引发各路舞者学习翩跹,掀起一股舞蹈热潮。日前,该剧又参与第38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之中,在国际舞蹈中心上演。

《朱鹮》以时间为线,选取古代、近代、现代三个时期,用情景舞蹈来展开故事,叙事流畅大气。上半场可分为远古田园的有序耕作、7只朱鹮展翅翱翔、24只朱鹮水边觅食嬉戏又远翔迁徙等场景;下半场有工业污染下群鹮的垂死挣扎、鹮后之死、博物馆瞻仰朱鹮标本、朱鹮归来等场景。通过独舞、双人舞、群舞等编排组合构成场景舞蹈,从朱鹮的视角来构建全剧。

《朱鹮》以时间为线,选取古代、近代、现代三个时期,用情景舞蹈来展开故事,叙事流畅大气。上半场可分为远古田园的有序耕作、7只朱鹮展翅翱翔、24只朱鹮水边觅食嬉戏又远翔迁徙等场景;下半场有工业污染下群鹮的垂死挣扎、鹮后之死、博物馆瞻仰朱鹮标本、朱鹮归来等场景。通过独舞、双人舞、群舞等编排组合构成场景舞蹈,从朱鹮的视角来构建全剧。

鹮羽作为一个独特的意象反复出现在剧中,贯穿全剧。该剧是“拟态舞”的又一佳作。主创通过认真观察朱鹮的生活习性,捕捉其日常神态,准确地提炼出可辨性舞蹈动作——“环臂羽冠”。这个独特的朱鹮式舞蹈动作非常形象,演员一只手的指掌微收另一只手从身后绕腰别于另一侧腰。以“环臂羽冠”为核心,演员用一整套舞蹈动作模拟朱鹮的各种神情,有远望近观、点头抬头、颤动头部、抖冠、挠痒、抖羽、洁羽,还要嬉闹时的蠢蠢欲动,闲庭信步时的端庄高贵,半掌碎步、跳跃盘旋时的踉跄、俏皮时的半抬腿对步,飞翔时的舒展,折羽时的紧垂……生动展现朱鹮的多种习态。这些专属的鹮式舞蹈动作语汇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人和动物之间的特殊情感常常成为创作中的一个聚焦点,《朱鹮》虽以朱鹮和人的感情为线,但它独辟蹊径,奇意大发,讲述生态环保的永恒话题,人对物种、种群的保护和珍惜问题。无论是远古怡然自得的悠闲,还是生态文明进程下对环境的破坏,抑或是生态危机中人类对周遭生命的漠视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反思。

全剧的舞美、服装、头饰、灯光、音乐等,共同营造出唯美浪漫、如诗如画的意境,呈现出中国传统泼墨式的诗意美。鹮后的扮演者朱洁静舞蹈动作干净漂亮,塑造了一只灵动优雅朱鹮的形象。朱洁静把握住朱鹮的神韵,赋予朱鹮如人类一般的情感。她用自己丰富的肢体语言、细腻到位的表情、层次分明的情绪让我们感受到一只只有血肉的真实朱鹮,达到形神合一的境界。让观众跟随时空流转,了解到朱鹮悲凄的一生以及这种物种的覆灭,让人扼腕,让人叹息,让人动容。她演朱鹮,似朱鹮,是朱鹮!

“为了曾经的失去,呼唤永久的珍惜”,从1981年陕西洋县发现的“孤玉七只”到今日的“千鹤竞翔”……我们珍视生物,珍爱生命,珍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一如我们的真切呼唤——朱鹮归来!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参演项目《无论东西》——“方锦龙和他的朋友们”音乐鉴赏会日前在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上演。国乐艺术家方锦龙与吉他演奏家段昌武、打击乐演奏家徐德梁、贝司演奏家蔡继文一同,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音乐与文化的盛宴。如果用一些词来总结这场演出,大概会是“一场讲演、两本游记、三种声音”。

这是一场讲演,融乐识于乐声。整场音乐会以夹叙夹议的形式呈现,国乐知识穿插于演绎之间,关于乐器,也关于乐曲。方锦龙以巧舌如簧之“簧”字引人,就簧类乐器与竹制乐器展开了极为生动的介

## 音声往来 无问西东

“方锦龙和他的朋友们”赏鉴 ◆ 张晓莹

绍。从出土于河南舞阳县、来自9000年前的贾湖骨笛,到世界上最早使用自由簧的笙与饱含中国人意蕴的箫,再到唐宋时传入日本,后在中国式微的尺八。方锦龙用音乐在观众眼前展开了一幅历史画卷。

而从乐曲来说,不论是方锦龙随《酒狂》的音乐节拍拟醉态,由此呈现出的中国写意文化;还是对《彝族舞曲》的细节加以模弹,讲解如何借琵琶来呈现舞蹈中的柔美神韵,进而达到器声与舞态的共通;抑或是《十面埋伏》中,通过碎片化的展示,拆解乐曲中战车飞驰、刀枪碰撞、战马嘶鸣之意象……其所带给听众的那一份震撼,显然不能仅凭音乐完成。

“文化自信”在方锦龙的演与述中不断被凸显、强调。而在过程中,方锦龙还不时幽默地调节气氛,如把无琴弦、无琴键、无音高的钢琴戏称为“三无”乐器,引得台下欢声笑语一片。这位学识与乐识双“识”兼备的艺术家,将中国文化融入音乐演绎之中,让观众在听音乐的同时,也“触摸”到了一件乐器、一首乐曲背后的历史。

方锦龙先后两次带领现场观众开启充满未知的音乐之旅。一是《千年回响》,展现的是国内风土,另一则是《五弦琵琶世界游》,描绘的是域外风情。两本游记也是自此而来。

《千年回响》呈现的是方锦龙多年来通过采风

累积的硕果。从汉族的骨笛、笙、箫、箏到云南少数民族的巴乌、彝族的口弦、佤族的“嘣”,海南黎族的鼻箫,哈尼族的其箫……每一件乐器的出现与展示,对于现场的观众来说都是一次惊喜——惊于乐器的样式繁多,更喜于它们的音色纷呈。正如方锦龙自己所说:“我的采风还将继续下去,希望到时能与大家分享更多的民族乐器。”也让这本游记的续写成了一种美好的期待。

如果说《千年回响》是通过诸多民族乐器让现场观众们欣赏到祖国的锦绣河山,那么《五弦琵琶世界游》则是借由一把五弦琵琶演绎出世界的人情美景。这一本世界游记一路途经亚洲、欧洲、美洲,完成了一次半环球之旅。从中国首都北京出发,模拟三弦的音色仿佛让人置身于北京城的老胡同。下一站两河流域,阿拉伯风韵在五弦琵琶的演绎下展现得一览无余。而到了印度,方锦龙将弹拨琴弦与敲击面板的技法两相结合,使得西塔尔琴与塔布拉鼓共恰于一体之中。日本是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伴随着清脆的三味线音色响起,鼻尖宛如弥漫开了恬淡的樱花香气。此后再一曲日本都节调式演绎的江苏民歌《茉莉花》,满厅春色更是藏不住地袭来……作为旅行的终点,方锦龙选择了中国上海,并用一曲《紫竹调》为这场充满奇遇的旅行画上了句号。

这是三种声音,打破“时”与“空”的边界。中西相融的声音、古今相会的声音以及历史积淀的声音,三者共同上演,难分彼此。1934年,电影

《渔光曲》上映,其同名主题曲一时之间传遍大江南北。不同于原版的人声呈现,方锦龙选用了来自意大利的鞞琴琶之。论及中西相融,一曲《忆江南》扣人心弦。音乐在吉他的低吟中开场,而后是琵琶与吉他的对答如流。放眼整场音乐会,采用与之相似却又不同的对话的,还有两首西班牙名曲《爱的罗曼史》与《阿斯图里亚斯》。琵琶与吉他,二者的扫弦在抗衡与融合中不断交织,弗拉门戈的热烈在你来我往间酣畅淋漓。

选自《音乐·诗经》的两首作品——《琼瑶》和《玄鸟》极具古典韵味。《琼瑶》中主题诠释的层次递进极为巧妙,体现出演奏者的独具匠心。《玄鸟》中连音的运用更是让人惊喜,这一节奏上的短暂游离让听者于音乐框架之中与之外不断摇摆。

对于琵琶经典曲目的再演,以《彝族舞曲》和《十面埋伏》两部作品为代表。前者是方锦龙对恩师王惠然的缅怀,也是对上海大同乐会各位国乐先贤的致敬。音乐在琵琶的轮指中娓娓道来,配以吉他的或分解和弦陪衬,或快轮伴随,加之口弦的点缀,让这首《彝族舞曲》动人异常。《十面埋伏》的收场,是整场音乐会的点睛之笔。加入低音弦的五弦琵琶有着不同于四弦琵琶的张力。一如王猷定所写的那般:“声动天地,瓦屋若飞。”

在方锦龙的五弦琵琶中,人们听到的是成熟演奏家在舞台上的松弛与游刃有余;一位国乐传承者对于中国传统乐器与文化承续的信心与肩负;一位虔诚习乐人对琵琶不变的热忱与初心。